



俱 乐 部

3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5年·北京

俱 乐 部

(3)

*

中国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787×1092 1/32 4 7/8印张 75千字

1965年2月北京第1版 196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定价(5)0.32元

目 次

曲 艺	老貧农(唱詞).....	焦 平	3
	送猪記(数来宝).....	楊先貴	10
	李三宝留队(山东快書).....	陈增智	22
故 事 会	婆媳俩.....	李 青	36
	鉄腿阿陈(評書小段).....	梁 信	54
戏 剧	喜相逢(小歌舞剧).....	剧作 陈 宜 作曲 李沛泉	63
	怎样識簡譜...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农村音乐輔導小組		90
歌 曲	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	韓笑詞、晓河曲	117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話.....	李之金詞曲	118
	毛主席語录板.....	何林詞曲	120
	民兵任务歌.....	李伟編詞作曲	123

集

体

舞

我們走在大路上·····	劫夫詞曲 阿芬編舞 野蜂插图	125
社員都是向阳花·····	張士變詞 王玉西曲 劉海茹編舞 野蜂插图	130
打靶归来·····	牛宝源、王永泉詞 王 永 泉曲 胡 克、海 茹編舞 野 蜂插图、紅 焱記錄	136

游艺室

猜謎語·····	142
图形游戏·····	143

集

体

游

戏

捉“敌人”·····	147
攻夺战壕·····	148
坚持斗争·····	149
胜利传捷报·····	149

黑板报报头参考图案



老贫农

(唱 詞)

焦 平

山外青山楼上楼，
春光先到紅石沟，
崖上松柏千古秀，
坡下溪澗水长流。
飼养場周遭尽是翠楊柳，
槽头上拴着十头大黃牛，
飼养員他名字叫刘老厚，
起五更爬半夜把牛侍候。
刘老厚年过花甲六十六，
年輕时吃大苦早就白了头。
老人家无儿无女就老两口，
靠公社吃不愁来穿不愁。
党支書劝他退休把五保享受，
刘老厚一听回答說：

“支書，沒事你趁早走，
別耽誤隊上的大事由，
打这儿起，不許誰再叫我刘老厚，
还叫我的原名大老刘。
大老刘我怎能把五保享受，
大老刘我怎么也不退休！”
噲唧唧，他把剪刀拿在手，
喀嚓嚓，滿臉胡須半根沒留。
支書无奈搖頭走，
刘老汉唱起了新編的“小放牛”。
这一日老汉正在喂牲口，
忽見那槽子底下草料水流。
也怪这烂木槽子年头太久，
四裂八縫不能补修。
槽子漏湯牛就要瘦，
这可难坏了大老刘。
有心向队里伸伸手，
哎！上哪弄这半摞粗的大木头？
山前岭后有倒是有，
(白)嗨，那是国有林哪！
要留着給咱們国家盖高楼。
刘老汉想罢多时有有有，
迈大步急忙跑回家里头，
他把那鐮刨斧鋸拿在手，

轉身來到大門樓，
捋捋胳膊挽挽袖，
抽出來一根大木頭。
這木頭粗細好比大盆口，
長短七尺還出頭，
好一根山楊木標杆挺秀，
沒癩子沒虫眼可真直溜。
劉老漢揚起鐮子要把牛槽做（讀揍），
猛聽得有人喊聲：“我的傻老头！”
回頭看原來是老伴她站在身後，
端一碗荷包蛋和一碟香油。
老伴說：“你怎麼越老越叫人猜不透，
風一陣雨一陣叫人發愁。
去年冬大花鏈子牛火太干瘦，
你白天晚上不離槽頭，
牛養肥了，你可掉了不少肉，
得了個氣喘病喉嚨嘍嘍。
我要找木匠給你把壽材做，
誰知你，嘻嘻哈哈、比比划划、蹦蹦跳跳，象個大馬猴！
你說你打罷新春才六十六，
年輕輕的做那玩藝兒多沒來由！
多虧咱生產隊送你進醫院去休養，
養的你膘肥體壯象個犍牛。
現如今你為啥又要把壽材做，

若不然你干嘛摆弄这准备多年的大木头？”

刘老汉哈哈大笑一摆手，

叫了声：“老婆子你听根由，

咱队里的牲口槽子底已烂漏，

装不住汤料不能喂牛。

反正我最少也能活到九十九，

倒不如用这寿木把牛槽子箍。”

老婆子闻听此言浑身一抖，

差一点撒泼了蛋和油：

“我看你八成是喝醉了酒，

这寿木怎能把牛槽箍。

我为啥天天摸你的衣裳薄和厚？

我为啥天天敬你这荷包蛋里加香油？

为你呀，我这老心都操够了，

胜过你惦记队里的牛。

别看你今年长了几斤肉，

还不是一块空心烂木头！

（白）给！痛快把这碗荷包蛋给我吃了！

牛槽子坏了叫队里把材料凑，

这寿木我说了不能动，谁敢箍！”

刘老汉听罢此言眉头皱，

喝一声：“老婆子你好不知羞！

你睁开眼睛往远处瞅，

普天下的老贫农谁不爭上游！

大寨村的陈永貴敢与天斗，
不顧身不顧家站在前头；
箭杆河边的老庆奎跟修善田斗，
粉碎了狠地主的詭計阴谋；
那雷锋不忘本艰苦奋斗，
身虽死精神在名震全球！
你別看几头黄牛是哑巴兽，
紅石沟可要靠它們来夺大丰收。
单等今秋丰收后，
套牛車把余粮拉出山沟。
工人們吃了咱的粮食精神抖擞，
鋼水翻波浪，煤海滾滾流；
解放軍吃了咱的粮食精神抖擞，
站崗、放哨、練武、吹号、打枪、放炮，个个有劲头！
你再往落日头的地方瞅一瞅，
反动派它怎能善罢甘休，
紙老虎还张牙舞爪招詛念咒。
毛主席教导咱要眼观世界，
你看那反帝怒火照紅地球，
还有多少阶级弟兄面黄肌瘦，
还有多少奴隶要砸碎枷鎖爭自由！
咱不能把天下的朋友丢脑后，
咱不能光看自己的这块小木头。
咱爱社就是添力量把敌人揍，

咱爱牛就等于给朋友加把革命油。

我还要活上两个六十六，
这寿木它能耐过几十秋！”

刘老汉哈哈大笑一阵后，
他又把雪亮的铧子举过头。

刘大娘赌气撅嘴要扭头走，
忽听得有人喊声：“大老刘！”

原来是贫农会主任王老九，
他光着膀子汗水流。

老九说：“刘大哥你来瞅一瞅，
你看把新牛槽子放在哪头？”

老刘说：“等我把这新槽子掘完后，
你再来帮我抬进牛棚里头。”

老九说：“添一个新槽就满够了，
你何必还要浪费木头？”

刘老汉一把拉住老九的手：
“啊？难道你也把牛槽掘？”

老九说：“昨晚上我见牛槽把汤料漏，
跑回家就告诉俺的大妞妞，

大妞说她的嫁妆箱柜不必做喽，
把木料献给队里把牛槽掘。

乐的我晃开膀子干了一宿，
到而今才算忙出个头。”

刘大娘一听手发抖，

热泪儿扑簌簌地往下流，
夹一颗荷包蛋送给老九，
夹一颗荷包蛋送给老刘。
说：“你们俩真是一对老朋友，
志同道合情意相投。
老婆子我也不能甘心落后，
我也要添砖添瓦建设这共产主义大高楼！”
老哥俩吃罢鸡蛋，
手拉着手儿，迎着那闪闪红光朝前走。



送猪记

(数来宝)

沈阳部队某部战士 楊先貴

甲：数来宝，真有趣儿，
你听我說段新鮮事儿。

乙：（白）什么新鮮事儿？

甲：大肥猪坐花轎，
你說可笑不可笑。

乙：（白）肥猪坐轎哇？

甲：这頂轎，很简单，
一个籬筐两扁担。

乙：（白）是简单。

甲：这个大肥猪，呲着牙咧着嘴，
又晃脑袋又蹬腿，
哪！它坐在里边还挺美。

乙：（白）美？

甲：美！

指導員連長頭前走，
後邊跟着吹鼓手，
同志們個個興沖沖，
邁開大步奔了正東。

乙：（白）這是上哪兒呀？

甲：走過了五十多里大草甸，
來到鉄鋒公社敬老院。

乙：（白）老人之家。

甲：我們敲鑼打鼓走進了門，
出來的全是老年人。
一見面就搭話兒，
瞅着肥豬就講價。

乙：（白）噢，是賣豬來了。

甲：老大爺說：
“這事辦得可不公道，
磨破嘴皮兒我也不要。”

乙：（白）好么，爭起來了！

甲：我們連長開了口，
“你如果不要咱不走。”

乙：賴上人家啦？！

甲：你不摸底，別吱聲，
站在一邊好好聽。

乙：我越聽越想越納悶，
到底這是咋回事。

甲：这事出在六二年，
我三言两語說不完。

乙：（白）哟！有文章。

甲：那一年，三九天，
我連施工在白云山。
为把国防公路早修好，
連长到兄弟部队去取宝。
回来走到大荒野，
偏巧遇上了暴风雪，
黑灯瞎火把路赶，
风雪交加看不远。

乙：（白）够噲！

甲：連长走路光顧快，
沒想到脚下有障碍，
就听“吱”的一声叫，
冷不丁的吓了一大跳。
按着电筒留神看，喂！
一个活物在动弹，
只見它，一窜一蹦往前爬，
活象一个大青蛙！

乙：（白）青蛙？

甲：他弯下腰来仔細瞧，哟！
怎么青蛙身上还长毛哇？

乙：（白）啊！青蛙长毛？

甲：低头一看才知道，
原来是只小猪羔。

乙：这个小猪不識数，
下这么大的雪还散步。

甲：可不是嗎！
要散步，該早回家，
省得天黑抓了瞎，
这一下子可倒好，
你蹄子冻硬跑不了，
沒处躲，沒处藏，
時間长了准喂狼。

乙：（白）沒跑。

甲：連长把猪抱起来，
貼在胸口暖在怀，
心里想：这件事，
咱得管，
这是人民的财产。
如今主人找不到，
我只好先往工地抱。
一边喂，一边找。
你說这事好不好？

乙：（白）好！

甲：好好好！妙妙妙！
可就是工地上沒有猪飼料。

乙：沒有飼料赶快杀，
要不餓死也白搭。

甲：你的群众观点不太强，
是不是脑袋瓜里沒有瓢。

乙：（白）去你的吧！

甲：你翻开我軍建軍史，
咱們部队是啥性質？

乙：說这話，我也会，
可是这猪用啥喂？

甲：党支部，做决定，
这猪是絕對不能动。
开动脑筋把办法找，
一定要把猪喂好。

乙：沒有飼料不能养，
赶紧送进宰猪場。

甲：你这个同志真糟糕，
怎么一个劲儿的要动刀！

乙：不动刀，我贊成，
可沒有吃的怎能行？

甲：貪点黑，起点早，
我們全連出动到处找。

乙：（白）找什么？

甲：雪里翻，地里掘，
冻菜根子往回收。